

史學叢書

(七)

光緒壬寅上海
文瀾書局石印

自序

壽昌幼受書略解義訓治經外好讀史先叔父硯第先生授以
通鑑併儲氏所送史漢文俾之讀意不足觀讀全史未敢以請
一日窺先君案頭有三國志竊取讀之日畢一帙爲先君覺指
教事令古對題如指先君喜論漢以一事問何欲以漢書對先
君故有漢書一冊日自詳校細字雙行朱墨幾遍閱後輒弄諸
德禁兒輩繕弄至是別以毛刻兩漢書賜壽昌此道光丁亥春
壽昌得讀漢書之始也從伯父念瞻先生熟精史記通先君飲
叔父旁坐侍飲次論河事伯父信誦河渠書及溝洫志上溯禹
貢旁及水經注等書並及後世河道分合徙廢之故如瀉瓶水
數掌文纒纒數千百言無脫誤壽昌繼執壺注酒之役雖不深
解立聽忘倦叔父問自來論馬班優劣伯父曰馬之峻潔班何
可竝論先君曰孫於馬固和太藥而孫大圭矣然難勝宏括獨
有千古何策不若伯父曰馬爲李陵作小傳意已盡班稍覺煩
索先君曰馬緣陵得罪時陵未死或有不敢盡言處故僅附廣
得後漢書傳班則極力摹畫其苦戰至萬不得已而始降爲陵
客即爲遠吐不平也伯父曰司徒據漢史記未能齊一面爾臺
之書亦時有舛互何也先君曰此無足詫也爾臺以抗古絕量
之才使作氣馳肆即上溯無紀遠極無克凌虛造有言何所於
禁芥原求之以數百年之事益之以數十名家之筆如太史公
及其父司徒據所作外如向歆父子爲商及史通所舉十數家
自不能無異同繁約隨處詳簡而審擇之權二十餘年心力以

手編成帙之王昭雅經而籍以片石碾過並磨而治以一鐵
匪夫潛精積思詭易駭粹況天文志成於馬班八表成於其女
弟昭加之爲官手民代有誘脫舛互之失奚怪其然於在好學
深思心知其意者爲之補漏訂訛以弭其闕於爾臺何諒焉叔
父曰師古注何如先君曰是所謂班氏忠臣也微論據宋古籍
卽一字悉源經典歷虛詁訓文顯事張偉游於班史者得獲
盡事必尋時還辨誠前雖已益之壽昌胡爲予伯父笑曰是若
卿氏所謂陋儒也雖博胡取況未必博乎諫不願子弟輩效之
先君曰壽昌曰小子識之壽昌曰教誨是日談譚甚歡良夜始
罷壽昌有生來起庭受訓甚其樂於此一日者也適歲暮壽昌得
咯血疾幾殆先君手自醫治令輟學歲餘甫就愈辛卯先叔父
遂舉出遊泛湘水出兩庭杭大江權制渚旁巫峽蒨山川以
暢其迂結盡其宿願途中仍禁師學得詩詞數十首春秋策論
三十餘篇以歸王辰從叔父讀書嶽麓應鄉試時先君往仕浙
中清約自厲子身之任半載卒官孤兒號泣奔赴扶柩歸里發
還篋則殘紙破書滿中而卷盡渺然並先君手評勘之兩漢書
皆無有懶絕而無如何壽昌雖憤憤將早歲所賜兩漢書日夜
研習凡四年於書眉行間空架無隙叔父見而喜之取置行篋
逾年自江右歸云然氏而錄副本別以一再賜仍校勘如前復
爲王牧莊世兄取去壽昌亦不甚惜復手校一再旋借失又一

齊王姬武負黃酒

顏注曰亦猶劉陽音糾連勾音的當時所呼別有音義齊昌與勾的音同無須徵引當是云連勾音讀誤書的音耳

魏朝秦皇帝

顏注曰縱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觀觀音上喚反晉昌案顏注縱放也言高祖放縱無忌也解已明下忽云放人令觀是誰放之誰合之也為此發文轉失語氣難讀如本音亦不得作去聲也魏鴻臚曰史記作縱觀觀秦皇帝多一觀字於義為長益加顏注放人令觀之迂也

時人息口

顏注大息其歎息之大壽昌案大息之大音泰呂覽高誘注大息也其息也說文息喘也論語皇侃疏息亦氣也緊息者有氣無聲安所云大顏注滿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鋪之

師古注曰父水請飲后因食之壽昌案古人飲食通稱飲亦可以統食本書朱買臣傳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是也

呂嫗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

朱子文曰欲字宜在女字之下當曰公始常奇此女欲與貴人於文為順壽昌案外戚孝宣許皇后傳霍顯曰將軍希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與此文法正同不得妄改也

誠如父言

誠猶信也若云信能如父言誠辭也顏誤作實字泥

乃曰竹皮為冠

壽昌案淮南子汜論謂造劉氏之貌冠高誘注高祖於新豐所作竹皮冠也一日委貌冠禮記委貌周道也此冠殆仿周制而為之而太平御覽六百八十四引三禮圖云長冠竹簾高七寸廣三寸漢高祖以竹皮作之世云劉氏冠楚制禮不記據此則高帝仍以楚制為之名長冠似不必如高氏之稱委貌冠也初學記引此同

乃前板劍斬蛇

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字難識傳云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游豐沛山中寓居窮谷有人治鑄上皇息其旁問曰鑄何器工笑曰為天子鑄劍慎勿言曰得公佩劍雖冶之師成神器可克定天下願星精為輔佐本義大盛此為異兆上皇解匕首投爐中劍成殺三牲以饗祭之工問何時得此上皇曰秦昭襄王時子行陌上一野人授予云是股時獻物工即持劍投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佩之蛇劍是也及定天下藏於寶庫守藏者見氣如雲出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曰靈金藏庫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

醉困臥

殷監本及凌雅陸評林本因作困寢鴻臚曰前云高祖等以復云醉又曰困臥是臥困醉也何不困於前而因於此乎蓋昌曰據文義始曰高祖被酒中日高祖醉大已醉困臥情事

再用五色筆校未卒業亦佚去同治二年漢武昌購得此冊時
 收許以爲補好在此冊用過日抵京後待聘應官之暇無暇業
 及門王生先讀恐又廢棄亟請成書子笑無以應王生乃毅然
 自任手成十四冊感其意暇經綴筆時有增損已請爲廢業
 爲一年病後復爲之手不離案前不貼席衆皆疑餓於其中每
 爲一冊改實無餘紙得後然至是易染者十有七矣嗟乎少
 年志氣銳氣無幾過一旬月遂於病後則實然喜既思福
 薄於德意則再先業先緒手澤罔釋時傳書而泣則盡然悲
 今老矣規少時於百不存一割願既廢積虛徒續猶幸徧閱典
 此書動心動魄少就十世待賢而無以報先人之盛聞敗
 壞之書所當剔剔而補補而終吾生而將能自專也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仲秋月漢武昌周昌昌序

漢書注校補卷一

長沙周昌昌

高帝紀第一上

沛豐邑中陽里人也

藝文類聚引進征記曰豐所豐水西五十里曰豐水

則見交龍于上

寄昌案交史記作蛟精蛟龍記同賈山傳交龍蛟龍作蛟龍蛟交古今字也

高祖爲人降準而龍顏

寄昌案史記高帝紀同又史記秦始皇本紀謂秦王人容事長目起烏鵲木書陳平傳平爲人長大目起烏鵲

寄昌案史記高帝紀同又史記秦始皇本紀謂秦王人容事長目起烏鵲木書陳平傳平爲人長大目起烏鵲

爲泗水亭長

其堂書鈔引風俗通曰亭吏者名員亭今改爲亭長或謂亭父漢書云亭長皆調五兵言警戰弓劍也

是史無所不押

顏注曰廷中群府廷之中廷者定古昌案風俗通云廷正也

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正均直也廣韻引此有廷平也三

字古廷庭字上下通用如洪範五行傳於中庭記四方注中

注曰從爲追尋事也日夏曆然應從之奇星在此

書序師向應作商榷下版一序字

章部破殺親王告齊王田餘於臨濟

對昌案傳告自殺僧爲部所殺也

沛公項羽追北

對昌案詩首樹之背傳青堂也王廟堂止曰青堂古轉

訓服虔章昭訓本此訓引老子樂善於義支維王先生念修

解此字甚詳確難辭教

八月朔三川守李由

奇昌案史記李斯傳二世初立李由曰丞相長男李由爲三

川守李由是斯之殺讐實由其子守三川也又云及二世

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業已擊殺之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

赫威陽山是由應死在元年李斯破刑以前其曰項案不曰

高祖者蓋當時初起兵時秦止閉有項不閉有劉也天下大

亂秦法不施由正統兵未必未起高祖主秦報不入即人

亦不以時使史漢日月多錯互也

乃道場

孟康注道由陽王念孫曰道即由也古曰謂與前後無涉中

徑字相類兼職國策魏三君道河內信都朝議又若道河外

吾人梁而石上蔡召陵即此字所本國策他處尚多

以沛公爲場都長

齊昌案蘇東兩漢之書有不盡得漢之時每郡設兵之

長故下云將碭兵守碭則有人也惟漢傳云碭郡長

注長亦如碭守也時每郡置侯備又云咸史郡長矣下得史

守既有吳郡長又有吳郡守明長與守各一人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

到漢日案五星之行水常不能通日此十月若用夏正則

已在六月矣水安得與四星俱在東井蓋五星本以秦丁

帝中并高帝適以夏十月入秦也時人欲見漢應天會

合而謂之史承人言不改而檢史記是年甲午歲在鵠首七

月日在鴻火則水從蠱星無礙也對昌案劉氏考星度

說亦非我有所本元魏書高允傳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

附日前行冬十月日在尾箕皆設於申而東井方出於寅北

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後

徐湛清諸允口及更考案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

十月也考史記高祖本紀未書此事僅於天官書云漢之興

五星聚于東井未滿歲月到向上封事亦止云漢之人秦五

星聚於東井則謂日入秦又考陳傳甘公曰漢王之人關

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王本紀秦二世三年八

月沛公或武關入秦所稱引兵西塞民喜者正在七月正五

星聚于東井之時故甘公止言其入關未說到至霸上降

子嬰也合此較說益證劉氏高氏陳氏三家之說不謬至高

明有次第其上曰行數里醉因臥是言醉後行數里而因故臥也困字似較困字爲勝

秦二年十月

齊昌案紀於秦歲首書十月不書冬者漢之冬實秦之春也百漢元年後始書冬十月者用太初改曆後之序追書之也又案二年三月十月至九月每半年書月而不書冬春夏秋者時秦自有其四時不能以夏正之春夏秋冬冠之全沒其實也仍以追改之月日紀之詳其事功免致淆紊也而於二世元年首書秋七月三字皆遵本朝之制傳後來可因時考事也此班氏之微指也 案書蔡氏傳云秦建亥矣且秦史制書改年始朝賀皆以十月朔太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酉矣安在月爲建亥乎史伯瑄曰周已於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乙巳歲改止朔於始皇二十六年庚辰當是時周已已三十六年矣周在時雖秦已不自天子出號令已不行於天下民間私猶已皆是實月起數者矣周既亡矣則建子之正已不得爲時上之制天下又安有所謂周正者乎信乎此十月爲太初追改後建亥之月若真爲秦十月則當建中矣

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城

師古注曰東海之成也通鑑胡注曰以地理考之沛郡與東海頗遠壯兵敗而走未必能至東海之成班志沛郡有成城

城曰廣成城在今徐州沛縣東恐是廣成之成也齊石

南謂此說是正師古注之失齊昌案師古注未失胡注失也薛在秦時爲郡東海地本屬之成亦爲其屬縣皆在今山東兗州府境左右相距並不遠考曹參傳云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徙守方與遷爲成公皆不出遠境壯走死於成故使參爲成令也且即以情事揆之沛郡卽秦之泗川廣成卽沛縣壯由泗川出敗於薛必不能回走泗川不走至成而胡走

沛公左司馬得殺之

史記作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索隱曰師古謂得爲名非也蓋是左司馬曹無傷得泗川守壯而殺之齊昌案索隱謂非爲人名者是必謂爲曹無傷或未繫沛公此時左司馬尚有孔聚陳賁唐陽不止曹無傷一人功臣表可證索隱功年表初之元年卽秦元年是孔聚從曹無傷後得左司馬曹無傷入沛公曹無傷後 戰國策田單守即墨有云堅守惟恐見得功臣左司馬得沛公將處族劉澤華陳稀得王黃族蓋後故曰得吏多如此

時章都從陳別將同馬戶將兵且定楚地

如氏注曰戶章卽司馬史記正義同齊昌案戶疑亦是秦將

司馬其姓非官稱若章都之司馬當以章都冠於上不能隔一事爲稱又考樊噲傳一與司馬戶戰破東上並無章都事史記張晏注曰秦司馬不屬章都若近之劉敬謂則將字當屬下句讀之言章都身從陳而別將定楚實較勝又師古

而無庚子於義不可通矣此證似確不知蔡氏嘗有言三正既爲累代所迭用亦復爲一朝所兼存故諸舊臣並晉之而不以爲符義舉之史臣臨文之學士隨意書之而不以爲符義舉非第此也賈山傳於文帝時上至言有云願以夏歲二月爲正時以十月爲歲首則夏正之二月爲五月也是山且以夏正陳言於君不止臨文矣若漢不承秦制改月則何歲二月是矣何之符之以夏乎何從於賈誼之臨文乎其一引淮南天文訓謂淮南謀在太初未作曆以前而其書所謂正月者在日月入營室之月非建寅之月而何不知正朔代陳而陰陽占候則必不能外乎夏正也案周書周禮之書數得五百王所同至於敬授人時巡狩等篇猶自夏曆後言魯恭傳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惟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華氏與曰先儒謂夏商革命建子建丑有改正朔之名而後時祭享有用夏曆之實春秋史官紀事之體必書本朝正朔尊土也其民俗通行悉從夏令淮南書正主授時而通行民俗者也且淮南起遂能必其格遵朝制乎此更難取爲據也其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無非引史記本書紀表志傳各時月相爲証難不知此皆追成之說月第稱博引頗不憚煩瑣與前同無庸辨也甚至因趙氏此注益謂秦氏薦田之五禮通考全氏楊之禮後皆被其惑其尤甚者云以亥月爲正月顛頭厥無此法顛頭厥不傳焉數千年王氏必不曾習何以斷其無建亥之

法乎書曰禮記春正朔無可考趙氏於說曆改月曆言之當日必有所受惜未能徵引古籍致波瀾難耳蓋昌因就禮記申說之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二十六年改年始朝賀起自十月朔正義云周以建子之月爲正秦以建亥之月爲正史記二十九年始皇東游登之罘刻石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是年春前未書事則疑是秦之春夏之十一月也史記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案解引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茅盈祖父蒙於華山白日昇天先是邑歌有云世而往在我盈帝昔夢之臘嘉平始皇聞謠因改臘曰嘉平茅盈紀爲夏九月事即秦之十二月也陳勝傳臘月一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是也臘必於歲終秦應以夏九月臘不問行臘於此年之第三月也而史記封禪書高祖十年春有司議合臘當以春三月及時臘竊以春非臘時明乎此爲漢之春實夏正之冬漢之三月實夏正之十二月也以此則漢之臘又在春三月矣又案史記秦差之際月表陳涉起兵案歷注云涉起凡六月當二世元年十二月也此明秦自爲十二月若照夏正書則當云二二二年也檢本書陳勝傳云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勝起兵云據陳數日又云二月餘又云韓廣屠數月至臘月莊賈殺勝降秦又云陳勝王凡六月若照夏正書時秦不改月則秋七月至九月止三個月一歲終矣安能勝七月起兵又能於各處遷延或二月餘或數月至臘月而死乎據史記及衆書各注明乎秦自有春

推高云武帝太初定曆改用夏正史官因改前年月得漢元
年冬十月失於追改曆仍舊舊有五年報更并改高允之
述其實泰之冬十月乃夏正之七月也月初未交中氣猶未
離六月臘度日在鴻火與東井泰分鴛首猶是隔宮相望金
水三星附日而行故得會於此漢制司星者原不籍因後
來史官失於追改後人疑爲夏正之十月則日躔積木之大
與鴛首泰分隔離七宮金水無會聚之理泰之改時改月無
所見此一條其大彰明較舊者也

有大德使歸布或破前谷國

漢文新修引建漢春秋曰沛公西入武關居于沛習先生說
上遣將軍守函谷關無內項王大將軍父至關不得入怒曰
沛公欲反卿即令家將斬一棄欲燒關門關門乃關壽昌家
此即張良傳沛公所稱軀生也

不白意先入關

前注云意不自謂得然壽昌案不自意言非意所期也此不
注白明頗注轉時矣其王國傳錄與時乘六乘傳合兵衆勝
至誰陽見尉孟喜曰七國反再乘傳至此不自意全滿意與
此同

何以至此

宋景祐本意道太明注文雖不俱作生此生至字近而誤以
文法案之作至是乎氏誤古國此書係影宋本知當日原有
作至此者王氏余據舊志特爲此言一條辨生字應作

至其悉皆當日未取毛本一條駁
存正月

如氏注曰以十月爲歲首而正月更爲三陽之月服虔曰漢
正月也顏注曰凡此諸月皆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
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即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真
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壽昌案如服注均明確顏注尤切當
不疑無可疑者王先生引之必爭泰用十月爲歲首仍遵夏
正未改正朔獨駁三家之說且說十七證以明之壽昌略就
所證者質其疑焉其第一證引月令第二證引秦紀昭襄王
事無論證之是否但月令係呂不韋所輯在始皇未混一之
前昭襄王爲始皇之父未改正朔其用夏正何疑何能疑如
是之事此王氏談證不足辨者也其三則引史記始皇紀其
四則引月表其五則高祖紀此皆是漢太初後追改之修月
何煩徵引以予矣予尤覺無謂其六則謂漢朝十月不知漢
以前祖定泰之月元年歲首以爲國歲制與賀正月等治及
後漢猶行此典禮禮儀志可證其七引文帝紀其八其九亦
然此皆是史臣追改之歲月與前三四五證同其十則云西
漢傳昭關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余案昭關之歲
文帝六年丁卯也據文帝紀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下推至五年後九月晦日當在己
卯再推至六年三月晦日當在丙子然則四月二十四日當
在庚子也若云當時之四月爲今之正月自庚戌庚申庚午

表云二年三月韓邱侯襲以上郡守擊西魏四月敕市侯嗣
澤赤以河上守邊般相刺塞蠻之不得有其國可見洪氏頗
諳諸上文明言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土屬中謂塞蠻三河謂
魏般河南當以如說為正今案洪說是也劫史記作部荀紀
作率非必劫之謂也劫有制難可通作率所云五諸侯者
謂本皆諸侯國耳不必其國見存也云五諸侯兵不云五諸
侯文義可見

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

西漢年紀考異云漢書本紀云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
南中地隴西上郡案王欣君王翳降置河上渭南上郡已
見於欣君初降時不當重出今從通鑑壽昌案本紀元年云
秋八月塞王欣君王翳降漢下並無置縣語惟通鑑有之
年紀自從通鑑不得謂班紀為重出也

三年臣請班紀可以開出

顏注曰開出投關隙私出若言開行微行耳紀信詐為漢王
而王出西門還是私出也壽昌案開隙也棄隙而出顏注已
足乃繁稱多語復添私出二字義轉支隔兵交之際多衝者
勝此為私出豈尚有公出者乎

四年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隙而語

壽昌案之開二字驚文類聚引作泗水太師覽六十九引本
書項籍傳曰沛公與項籍臨廣武關而語數騎十單今亦作
開不作泗後書續志補注引西征紀曰何三臺山項籍三臺

山出上有二城東者曰東廣武西者曰西廣武各在山一頭
相去二百餘步其間斷深澗決阻與項籍語處十道志曰廣
武關在今梁潁縣西據此作關為勝也

劉鴻澤曰西為漢

注引文類曰於樂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
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壽昌案文此注全引
鴻溝志而誤讀音也故通勢水道多不可通考志本從會字
斷句於楚字則屬之下文文氏誤讀而尤誤在以官渡水為
鴻溝蓋無區則戰史記索隱云為二渠一南經鴻溝為官渡
水一東經大梁城即鴻溝今之汴河是也明二渠為一南
一東也宋史河渠志云禹于樂陽下分大河為陰溝至大梁
浚儀縣西北復分為二渠一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為官渡水
其一為鴻溝設若渠語尤詳斷文氏余何溫舉官渡與鴻溝
而一之乎後蓋郡國志鴻溝下劉昭引文類語作注顏氏復
據以注鴻溝失於未考也至會字楚誤讀壽昌有校語在
鴻溝志較詳

乃封侯公為平國將

壽昌案將字誤正作君文選注引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
臣不肯見曰此天下之辨士所居國國故號平國君
不因其幾而遂取之

壽昌案集解會也後漢書吳蓋陳鵠列傳論云斯誠雄心尚
武之義注謂為會若今言集會也應讀為會易集會動之

有臘自立十二月之制也先儒有謂史云改年始非改正朔者不知年始即正朔之變又史記歷書注帝歷云夏以建寅爲正周以建子爲正而秦正建亥漢初因之本書律曆志云秦自呂爲後本德乃呂十月爲正歷書又云故襲秦正朔本書律曆志同是明稱秦之正朔立得以年始兩字相雜乎至漢治秦歷以亥爲正班史華太初所改歷正書之無從取證原史則漢王自志下惠帝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谷永以爲成首正月朔日是爲三朝水之言明言漢正月也異姓諸侯年表自漢元年起皆書一月至十二月三年所四年書一月至九月止有誤案在異姓諸侯年表接書五年卽皇帝位書正月是雖以十月爲歲首據書十月爲正月並不書一月也壽昌又考命正變爲已積稿五行傳用亥正論云洪範五

孟冬非夏之孟冬也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案晉書世文人之說也劉攽考異云曆五星本以秦十月聚東井高帝遷以夏十月入秦也王符之西漢年紀考異云蓋漢初以夏十月爲正月十一月爲二月終於九月爲十二月又考董仲舒傳云舉孝廉之十一月也意者當時之二月是宋時諸儒之說也益微顏注改時改月之義爲不可易也

年漢王以政得封五諸侯兵

壽昌案項羽傳同均史記作部王益之西漢年紀從之五諸侯皆曰曰雍翟塞股歸也如氏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韋昭曰塞翟翟也也項注皆擊之以爲河南常山殷韓魏劉攽刊漢書曰安得有兵五諸侯者陳餘其一也西漢年紀考異略同謂是時陳餘遣兵助漢兼趙爲五百吳仁傑刊漢書曰諸侯之歸漢者凡七申陽之降卽以其國爲河南郡鄭昌之降卽以其國封韓王信而司馬印被虜其地自爲河南郡此三人皆已國除不得與諸侯並張耳與大臣歸漢不言與兵俱惟塞翟魏有國如故而韓王信常將韓兵從趙趙相陳餘所遣兵是爲五諸侯也壽昌案此則塞翟魏韓趙也較顏注爲密較劉王二說亦詳案彷彿漢紀止云漢王率諸侯之師凡五十六萬人無五諸侯三字蓋以其難確指也通鑑云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吳氏謂恐有脫字非也通鑑從荀紀不從漢書也李慈銘曰案全氏祖望謂功臣

秦事有將軍電報發起勇烈相潮好觀一漢故事及後世事大
波諸漢以不便宣行事引高皇所遺書云相國相國將軍
大夫兵臣等與將軍軍陳下子左傳漢道乃其而無臣等
是秦事助助之止一節也其舉姓姓高名起必自陳下而來
是秦之品依高書是語誠不僞也

[illegible]

齊書卷之四十六 功臣列傳第二十 齊人本齊派良傳作二十
八人考高帝功臣表六年正月以前封二十七人合韓信前
已降封侯共二十八人此作三十餘人非也三應是二字之

今上皇太子

壽昌案前一年已追尊先妣曰昭懿夫人至是始上太公尊號若自占身爲天子父生爲匹夫惟有母之壽喪喪未聞有葬近漢世終始皇太后爲太上皇后是死後追尊壽昌例行叔孫通議禮想未及此故因奉令一言發之必謂高祖有意執行亦非篤論

七年簡何治木夾宮

其便也據此則顏生厭勝之說恐不然

九年始大入警以重一

壽昌案頗疑賴。口實。二。因杜絕所恃以資生。如今辦手
白徒。坐張羅之傳。口。賴。案。其。材。無。可。恃。也。

年五月大上

晉書李壽曰壽以弟趙纂最長其說引史記項紀
曰取漢王父兄長子爲之軍中爲實及爲漢之約羽又
歸漢王父母妻子時壽最長功臣趙成公侯劉舉等來歸又
楚元王交傳交當祖周公弟舞子伯同父而不言同母者

異母弟也。其傳稱。上言稱曰。庶弟元王。即異母也。

爲其後母于王初紀斷云父母妻子不遇家臨之則連種及

之陸機等則五人皆死尤非有實案高帝紀六年詔誅王

族親作公卿大夫者朕爲皇帝而本公未有號今上尊公

爲太上皇太后及太上皇后梓宮之詔不應闕若未奉

史不勝其言。其有非史之無此情。何至曰。方正。則有一

詔案有惟潛移五十年五月太山聖廟在十月癸亥

年身置富太色區區五月內一居三二月口體力一

縣志系劉昭而昭字亮小字在陳郡縣東北漢書曰昭產

微單訓作微語意不合類依說文補作危亦屬

高帝紀第一下

五年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

壽昌案高祖功臣表封侯侯劉豐即項伯平泉陽侯劉豐即項它此項氏封侯賜姓之可考者又有槐安侯劉義亦賜姓然義稱爲項氏親強非必項族也四人中有考淮南人知表尙有遺漏

昧死再拜言

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四博物志漢承秦羣臣上言皆曰昧死再拜後書律麻志補法引蔡邕成邊上章曰臣愚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末云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此可徵王莽改制中興後遂沿之也

大王陛下

壽昌案高祖尙未即真故稱大王時上皇帝尊號故稱陛下尊王后曰皇后

尊通鑑作漢高祖年紀從之壽昌案此承上羣臣上尊號來猶臣下共尊之也時高祖初即尊帝制未立不比繼世後出帝詔立后也故通鑑可作更此紀不妨作尊也

諸侯子及從軍歸者

劉放曰諸侯子總謂諸侯國人及子後人妄加之壽昌案此承宋氏祁言諸侯子謂諸侯國人若楚子之類蓋謂楚子蓋

侯子之類大約楚國與各國侯支系宗戚之從軍者非泛泛國人侯書子以別之此加及字愈可證漢二年六月漢王還櫟陽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楚雖爲諸侯國人當數十萬眾櫟陽一縣何能容也李父功臣表樊侯祭兼以韓家子還定北地師古曰日本六國時韓家之諸子也後更姓祭也此足爲諸侯子楚子之一證又蓋紀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諸侯子即此類也

使丞相哈將兵平代地

宋祁曰百官表哈未嘗爲相壽昌案是時丞相爲蕭何無他人也考史哈傳哈擊陳豨以將軍遷爲左丞相後以相國擊盧縱而表均未載入大約漢初有丞相虛封猶後世加銜也左右丞相之設在孝惠高后時而哈已稱右丞相相國之號在高帝十一年而哈已稱相國皆虛封也觀鄒商傳遷右丞相復以丞相將兵擊鄒布傳竟以相國代丞相哈擊陳豨商與竟并未爲相亦未列之表內也觀信傳使爲假左丞相有假字益可知

高起王陵對曰

臣瓚注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陵都武侯起壽昌案漢帝年紀一書惜不傳王陵封安國侯非信平檢高祖功臣表無都武侯起其人惟南鄉侯起是孝文時以信平君侯則信平屬之起而高帝時尙未集也又三魏相原吉漢高帝時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長沙周壽昌撰

長沙周壽昌撰

長沙周壽昌撰

長沙周壽昌撰

長沙周壽昌撰

長沙周壽昌撰

長沙周壽昌撰

長沙周壽昌撰

長沙周壽昌撰

長沙周壽昌撰

長沙周壽昌撰

長沙周壽昌撰

長沙周壽昌撰

長沙周壽昌撰

長沙周壽昌撰

長沙周壽昌撰

長沙周壽昌撰

長沙周壽昌撰

長沙周壽昌撰

長沙周壽昌撰

長沙周壽昌撰

惠帝紀第二
視作斤上者

張照云以服如注意詳之定爲斤土服注墳上亦正作墳土

壽昌案服訓填如訓問明斤字並無稱斤土語想當時自有

此稱故祇稱斤土若墳字更不必加稱墳土也此亦如穿中

之類名之曰穿不必曰穿中中也又史記貨殖傳秦之斤也

注斤開也小爾雅販訪訓同飽司馬相如傳下除邊關益

斤注斤開廣也刑法志除山川沈斤注斤鹹鹵之地斤字俱

單用不必加字於斤下始成文也又案趙廣漢傳漢作平陵

方上孟康曰墳藏上也方上與斤上皆一類事張湯傳注

中不問作方土也

復十五稅一

鄧展注今復之也宋祁曰當作今復復之也壽昌案注上云

中間廢今復之也復與廢對舉似不必更加一復字宋校本

替因匡衡傳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也之語故云然也

合郡諸侯王立高廟

壽昌案三輔黃圖云孝惠更於渭北建高帝廟謂之原廟時

叔孫通謀孝惠作復道廟立高帝原廟於渭北以掩其失非

正也迨平帝元始五年七月己亥高帝原廟殿門災盡大災

也而元廟之立及災此紀及平帝紀皆未書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一

傳曰：公遷兵野城，妻皇妣于黃鄉。按此大上皇葬萬葉，

長安縣界。界湖池。湖將小。黃丘。陳南。距墓遠。地未合葬也。又據山志。湖池。地。黃丘。太丘。墓。黃丘。八字。則宋

嘉善縣志卷之四
藝文志第四
詩歌
五言古詩
送王君

說文通鑑也。故劉伶生而酒。身有半世。子。無。生。平。無。異。物。降。臨。文。賦。故。無。取。乎。常。按。卽。此。長。字。也。不。必。改。作。無。字。

月分諸族皆立太上星宿王國節
吉昌業三兩百一十一方土身例在星宿王國之故城中百

蘇州南門外為龍虎山。山一城。傳云漢皇創築。香街有太

如毒皇也。所以及後漢。而始創。國代。而

待張子月旦，公與之有語，謝學。

仁保刊印傳世中條本為最精

所製今本作爲是書。其後有澤田鴻藏云。此本乃元氏

有以爲專自選而相與者行藏皆是微本善則讀書不

途有文理

齊國案文理猶假理也卦坤卦文在中也陰陽虛文理九起
應書貴本之謂文初周之謂理

十二年高麗武烈王薨，太子位也，立曰爲南漢王。

唐師起是謂無辜之罹此禍蜀書上無唐皮肉之傷王筠既
得免身即自越武助仇魏漢五年立無主爲國之主孝惠三

年封爲東海王而繼先封爲南海王於郡中加兵多爲承
繼者繼明封爲王三傳到湖門自是是海外染南武滅

而今之世，爲富強計，又得獎勵，則進取日倍，而外家族七族間，亦必因而奉甲君，則以爲誣，然而若夫考失之滅，生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六
生之為靈海在顓臾而歸之四十六

陽上延問爲其冬。又臨之說。自有在廣武之語。非此品所
二。雖經三變。而不以爲然。其時。則陳平亦不遠道。記曰南

是族溫江其是溫江又作南越王孫帝春秋曰交州治
處陳壽漢末書之則建倫始舟末取此族自福南氏族

原此所不處生漢晉但文籍在此云顏延之爲南越王
公復封緄焉南越王復遂尊佗一郡祇未得王之是也壽昌

而可通用越國之紙必不可作粵本書地理書

身地安而無之者俱作漸而古今人各起于句踐越于

四年被弑死然已能恨呂后殺其生母出怨言當七八歲矣
惠帝位不取名不立爲太子俱不可解五行志上云其後
皇后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
崩太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宏爲少帝案志明
曰有男曰嗣子下又云更立呂氏子宏益可證太子爲孝惠
所生也燕王傳云有美人子太后殺之絕後正言燕王美
人子即王子也此可類推

元年立孝惠後宮子強爲淮陽王

注如氏曰外戚恩澤侯表曰曹氏子也以孝惠子侯書昌
案今表無此語即宋本亦無之久佚去又案顏注引如氏議
宜注在宏爲淮陽侯朝爲朝侯武爲朝侯下強與恆山王
不疑相封王末爲侯與以孝惠子侯語尤不合也不疑於二
年死強於五年死故所未列表中惟宏朝武三人在恩澤侯
表表稱襄城侯後立 仍改名宏

三年夏江水溢流民四千餘家

江水下何氏燈校小坂宋本有漢水二字齊昌案五行志上
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水出流四千餘家則應有漢水
二字也觀志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紀八年
亦書夏江水漢水溢是志云復出者承三年之水出而言紀
於八年江漢二水并溢則此亦不容漏御矣

五年春南粵王趙佗自稱南武帝

章昭注曰生以武爲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成湯曰

吾武甚因自號武王佗書武帝亦猶是耳何謂不稽古乎劉
焯曰顏雖引成湯之言然未知湯果自號武王乎聖人者人
與之名耳詩周湯爲武王則亦書謂文王爲聖王耳豈自
稱之哉史記之書本可信也而昌案太平御覽一百九十二

引吳地記曰海濱有吳王閼閼與越結怨相伐築城名曰南
武城以禦越方輿紀要廣州州城始築自越人公師閼號曰
南武吳越春秋閼閼子孫避越嶺外築南武城後楚滅越越

王子孫避入始興令師閼修吳故城南武是也又云相傳南
海高固爲楚威王相增築南武城周十里厥後粵世名藏者
稱南武侯高帝十二年封南海王者即此惟時趙佗罷強亦

以南武爲稱竊加帝號在王侯上大約時以南武二字舊稱
海上以象其民佗借名威服並無他意何稽古之有本謂趙
佗傳云號爲南武帝不云武帝可證事說顏注固誤劉氏所

考尤舛所謂願健而忘其目眚矣
八人大臣相與陰謀以爲少帝及三弟爲王皆非孝惠子復
共誅之

齊昌案前後有兩少帝前之少帝即後宮美人子於高后四
年幽死此之少帝爲恆山王宏也亦明前幽死之少帝實爲
孝惠子也

懷南丁樹屏初校
北平史修書

漢書注校補卷二

魯陽陶福祥再覆校

元年民有罪得贖三十級呂免死罪注應劭曰一級百二十凡爲六局

高昌案所云三十級必是累而算之漢官舊儀如公士云賜爵一級上造即云賜二級特異即云賜三級下皆遞進至二十級非一等爲一級也舊止二十等若一等爲一級則三十級豈不越微侯而加十級乎案武官志云諸賈武功爵官首者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得至衆卿師古曰衆卿舊武功爵第八等也言爵唯得至八等也據此則此時更有限制矣成帝鴻嘉三年合民得賈爵級千錢則視惠帝時每級又減去千錢矣

二年鄧陽侯仲英

何焯曰子封王而父仍侯南齊書此即高祖兄仲英也其已於六年正月封爲代王七年爲匈奴所攻東國歸降爲鄧陽侯旋封其子馮爲吳王是高帝降之爲侯者仲國典以罰罪仍封其子爲王者德親道以明恩也何焯似乎未允惟紀不名曰嘗而書曰仲則史法之疏

三年立閼風爲王

案史記趙世家云句踐後七世至閼君接佐諸侯平秦漢高祖復以陽爲越王以有越後東越閼君皆其後也案王綱史記志疑云案閼越傳亦言無諸及孫諸句踐後爲越王越各有種類故皆句踐後越閼越傳以爲越種則以爲越種則非句踐王姓之裔明矣此項種越星出後同爲閼君則其昌案

梁氏本臣瓚之說師古已非之云越之爲越其來尙矣少康封庶子以王禹祠君於越地耳故地理志云其君禹後豈謂百越之人皆禹苗裔類此此論即可破非句踐王姓之裔之說

四年立皇后張氏

顏注雖欲示博闢宋曜曰注文一本示字上有欲字毛氏本與宋同今 案本及各監本無欲字

古今注曰漢惠帝五年七月黃鶴二集諸池

六年

高昌案是年置左右丞相紀綱書

七年帝尚十未史書
臣瓚注曰帝年十七卽位卽位七年壽十四高昌案帝十七卽位應卽於是年算起卽位七年合二十三歲觀四年帝始薨壽一卽卽崩益可證

樊安陵

顏注王長陵十里東郭曰長陵五里一作十里知舊本五里也今 案本作五里而引宋說於後

高后紀第二

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

昌案外戚傳美人觀三千石比少上造是無美人已而矣太子名卒不得止稱爲太子而不名也紀初云年幼卽位